

艺文观察

一部电影，已不仅仅是一部电影

——对近期国产电影的观察与思考

任姗姗



▲《志愿军：浴血和平》剧照。

▶《窗外是蓝星》剧照。
◀《震耳欲聋》海报。

以上图片均为片方提供



会拥有层出不穷的创意。

一部电影，已不仅仅是一部电影。“跟着电影去旅游”“跟着电影品美食”“跟着电影做科普”……电影，成了新的流量入口，成为推动消费串珠成链的重要一环。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到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，从暑期到国庆假期，“票房经济”成为消费新引擎。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授权衍生单品超800款，线下展览、主题快闪餐厅等实景娱乐项目延续至消费市场。《罗小黑战记2》全国1000家主题影城快闪店及线上商城售出超14万件周边衍生品，北京朝阳公园旗舰快闪店10天内总体客流量超过15万人……“电影+”推动电影产业从传统的票房经济向多元消费生态不断进阶。

120年前，中国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诞生在北京前门的丰泰照相馆里。这部与国粹京剧结合的戏曲片宣告，中国电影一经问世，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

120年后，我们更加确信，中国电影之所以不一样，关键在于中国故事的不一样，中国电影生机勃勃、充满活力的关键就在于“两个结合”。作为“文化名片”的电影，生动展示国家形象；作为“文化底片”的电影，显影历史文化的传统；作为“文化芯片”的电影，刻印民族精神的密码。

一部电影，就是一颗文化种子。14亿多的观众，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……在这一切的滋养下，一颗颗文化种子必将成长为参天大树，结出累累硕果。

如有神，绘出吴带当风……当我们去思考这些精彩纷呈的故事走向与主题的“一致性”时，剧作就到了关键的时候——什么是“未央”？

永乐宫迁建工程持续近10年，迁建壁画1000平方米，迁建建筑构件数以千计、重达10吨，留存手写资料2万余页。然而，如此宏大的项目，团队骨干平均年龄不到30岁。

他们而今已年逾耄耋，可老人家的皱纹里还漾着那些年的青春。记得采访一位迁建亲历者时，他特别自豪地告诉我们：每一块壁画的切割都经过设计、完美避开了人物的面部；藻井等精细的木构建筑采用整体吊装搬迁，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完整性；琉璃构件全部重新炼制复原，原件都得以很好保存；而今，主殿墙体均为空心，以方便壁画修缮。

一瞬间，我懂得了“未央”的意义，那是如同黄河水般延绵不绝的精神，那是一代代传承着的文明记忆。今天，这根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，永乐宫的故事，我们要以舞台艺术的方式继续讲下去。

“守岁华，共丹青。”舞台上，督建者将测绘图纸交到现代建筑师手中，元代女画工与现代美术师相视擦肩，蓝釉角神在时光里静静陪伴着琉璃匠……时空跳接到迁建复原工作完成之时，舞台上一幅幅老照片渐次浮现，迁建者们从“埋”在前三个单元中的“暗线”，转换成剧中主角，完成了全剧的主题升华。

舞剧《永乐未央》的演出班底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以00后为主的青年演员，有的甚至刚刚走出校门——今天的“我们”，仿若当年的“他们”。700多年前，他们不知道建成宫殿能够在动荡的世间庇佑多少心灵；60多年前，他们不知道迁建会在岁月里留下怎样的印记。这一次，我们想用正好的年华与他们共守。当观众离开剧场时，如果萌生想去永乐宫看看的念头，我们对于“未央”的解读，便有了真正的意义。

(作者为舞剧《永乐未央》编剧)

创作谈

在许多人的印象里，军人常常意味着“硬汉”的体魄，象征着“奉献”的精神。这些词语固然闪光，却远不足以勾勒出军人真实而立体的群像。军人同样拥有丰富的情感世界。我们创作的《猎豹》正在湖南卫视、芒果TV播出，为了呈现这份有血有肉的真实，剧中没有刻意塑造“完美军人”。因为“不完美”才是真实的个体，才能为作品与观众的对话留下空间。

《猎豹》的精神内核，源于“君子豹变”这一古老智慧。幼豹初生，其貌不扬，却在成长中蜕变得矫健而美丽。这恰是青年军人成长的生动隐喻：从青涩走向成熟，从朴素信念升华为坚定信仰，在军队这座大熔炉里，每一名军人都在完成属于自己的“豹变”。新时代的中国军队，也正是在这样一轮轮的蜕变中不断革新，彰显出蓬勃的强军力量。

我们为《猎豹》注入了充沛的青春与活力。剧情虽然涵盖三代军人的精神传承，但我们选择以00后军人作为主角。他们思维活跃、敢于表达，代表着新时代中国军人自信、果敢、勇于挑战的精神气质。剧情聚焦于年轻士兵中的一群佼佼者，看他们如何成为“最强兵王”。主角陈汉生曾是特警学院的优秀毕业生，却接连经历“被猎豹开除”“进修理班”“下炊事班”等挫折。实际上，这正是部队对优秀人才的深度锤炼——强军事业需要的不是孤胆英雄，而是能在任何战场上都恪尽职守、闪闪发光的兵。最终，陈汉生凭借过硬的素质和强大的意志，重返猎豹突击队。我们希望借助他的经历告诉观众：真正的强大并非永立峰顶，而是跌落谷底后，依然拥有再次攀登的勇气与力量。

在《猎豹》中，观众看到无人机、机械狗率先突入战场，执行侦察甚至首轮打击任务；看到官兵佩戴VR头盔，在虚拟战场中进行高强度的红蓝对抗；目睹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数据奔流，算法推演，决胜千里。今天的中国军队，早已超越“一根筋、一身汗”的单一维度，新时代的官兵，必须既能持枪冲锋，也能驾驭代码，洞悉数据背后的战场脉搏。

在主创与演员遴选上，我们始终坚持“退役军人优先”的原则，旨在让作品更贴近军营，更具纯正的“军味”。在湖南历时数月拍摄，从炎夏到寒冬，根据剧情需要“冬穿短袖，夏穿棉衣”十分考验演员。拍摄期间，有人中暑，有人冻得念台词发颤，有人在战术动作中受伤，却无人叫苦退缩。剧组工作强度大，但演员们的状态始终饱满。那段日子里，这群年轻人仿佛真的成了军人，他们的敬业与诚意，理应被观众看见。

在当下的文艺创作领域，军旅题材或许并非所谓的“流量赛道”，但总要有人坚守这个阵地。希望《猎豹》能将军人的信念、情感、温度与血性真诚地展现给观众，让更多人看见：勇敢、担当、使命与信仰这些词语，永远闪耀着时代的光芒。

(作者为电视剧《猎豹》总导演、联合导演)



《猎豹》剧照。

看〇〇后军人如何成为「最强兵王」

五百陈泳旭

守岁华 共丹青

徐珺蕊

舞剧《永乐未央》剧照
徐珺蕊供图

历经两年半的筹备与创作，今年“十一”假期，舞剧《永乐未央》正式首演。

在创作《只此青绿》《咏春》等作品之后，我一直在思考舞剧剧本结构新的可能。被普遍认为“长于抒情，拙于叙事”的舞剧，要承载超长的时空跨度、复杂历史背景、人文精神的表达以及“人像展览式”刻画，无异于“难上加难”。

《永乐未央》的创作之难，首先在于其承载的历史文化的厚重。1247年，永乐宫在“立观度人”的宏愿下始建，历经百余年的建造、绘画，三清殿的墙壁上众仙朝元、满墙风动；那些源自西方的彩色釉料被炼制成琉璃，驻守一方土地，历经700多年时光洗礼依然鲜亮。但在漫长岁月中，永乐宫逐渐被遗忘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开展的一次文物普查才重现于世，成为中国现存唯一的元代官式建筑群，价值非凡。

如何以舞台艺术的形式讲述文物的故事，核心的题解一定是“人物”——我们需要找到

附着于文物之上的人文精神，为漫长时光彼岸的它们搭建起一道通往今时今日的情感桥梁。

经过漫长的思考，我决定打破单一“主要人物”和“中心事件”的线性叙事，分“单元”搭建作品的基本框架，即以“建筑、壁画、琉璃”提炼表现永乐宫乃至山西文物的三重美学维度。每个单元都讲述一个“文物活化”的独立故事，第四个故事则着眼于上世纪50年代的永乐宫迁建。在年轻的迁建者们亲历的视角下，舞剧完成两个时空的交织与共振。

在创作理念上，整个团队表现出了高度一致。我们无数次走进永乐宫寻找灵感，在大量资料文献和工艺技法中挖掘细节。我们梳理出了700多年永乐宫的“时间轴”，包括林立的碑文中记载的点点滴滴；我们理解了当时的督建者是怀着怎样的济世之心，又是如何奔走招募能工巧匠共筑起这座心灵的广厦；我们想象着朱好古、马君祥等技艺高超的画工团队下笔

完成两个时空的交织与共振。

舞剧《永乐未央》的演出班底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以00后为主的青年演员，有的甚至刚刚走出校门——今天的“我们”，仿若当年的“他们”。

700多年前，他们不知道建成宫殿能够在动荡的世间庇佑多少心灵；60多年前，他们不知道迁建会在岁月里留下怎样的印记。

这一次，我们想用正好的年华与他们共守。

当观众离开剧场时，如果萌生想去永乐宫看看的念头，我们对于“未央”的解读，便有了真正的意义。

(作者为舞剧《永乐未央》编剧)



郭启宏照片。陈利供图



“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”

——郭启宏的戏剧人生

陈利

195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郭启宏，受业于宋元文学专家、词曲大师王季思。随先生学习宋词元曲，进城看戏，尤其是在先生指导下参加车王府曲本的古籍整理校勘，为他日后的跨剧种创作埋下了种子。

“我与戏剧的缘分，可以说不在舞台，而始于文学。”郭启宏说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一份意外的机缘，郭启宏踏上了编剧之路。大学毕业，他被分到北京市文化局，先后在中国评剧院、北京京剧院、北方昆曲剧院任戏曲编剧。初到评剧院时，郭启宏还未看过一场评剧。对他而言，戏剧的结构比较难，至于大家都很头痛的唱词，古典文学功底扎实的他倒并不担心。但是南方口音让他对戏曲的发音吐字又倍感陌生。于是他便把看戏当作上课，每天晚上吃完饭，坐7路车到正阳门鲜鱼口的大众剧场，风雨无阻，“驻场看戏”。

1979年，他的第一部京剧作品《司马迁》创作完成并成功公演，正式开启了郭启宏的创作之路。该剧获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。此后，他的文思如泉涌般迸发，为评剧院创作《成兆才》《评剧皇后》，还原戏曲艺人的跌宕人生。

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；白鹅没浩荡，万里谁能驯”，这是《郭启宏剧作选》的卷首词，源自曹禺在《李白》首演后对他的赞誉。1991年，话剧《李白》首演轰动京城，并获得剧目、编剧、导演、舞美、表演5项文华奖，开启了郭启宏的文人历史剧创作。如今这出空灵而诗意的戏已经演了30多年，一直陪伴着人艺和观众。

从岭南学子到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(戏剧)的耄耋老者，郭启宏恰如这只白鹅，凭文人的赤诚与坚守，擎“传神史剧”的千钧之笔，启历史幽微，宏戏剧之美。

“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”

生：为北方昆曲剧院写《南唐遗事》，以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的凄美道尽王朝兴衰；为潮剧院写《绣虎》，借曹植“七步成诗”刻画文人在权力漩涡中的坚守。

1987年，《南唐遗事》不仅在舞台上连演百余场，还被拍成电视艺术片，王季思先生观后评价：“启宏的戏，字字都浸着诗魂，读他的剧本，如观一幅水墨长卷。”与此同时，他提出“传神史剧论”，主张“传历史之神，传人物之神，传作者之神”，也在戏剧界引发广泛关注，为他日后创作“文人历史剧”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49岁那年，郭启宏正式成为北京人艺的编剧。半年后，他将转战话剧领域的第一部作品《李白》初稿交给了时任副院长于是之。过了半个多月，于是之拿着经过深思熟虑的修改提纲和用铅笔标注的剧本，与导演苏民一起来找他讨论，对剧本结构、人物、情节、语言都反复斟酌，这份对艺术的敬畏和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，让他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。

这出话剧兼有散文的意蕴和诗的境界，写出了一个立体的、人们熟悉又陌生的李白，通过濮存昕的演绎立在了人艺舞台上。无数观众经由这部戏走进了诗人的内心世界。

此后，他借《天之骄子》《曹氏父子》探讨“梁与柱无高低之分”的人生抉择，创作《知己》叩问知识分子“仗义执言”与“明哲保身”的灵魂困境，与《李白》共同构成他的“文人历史剧三部曲”。2019年，他的又一部文人力作《杜甫》登台，同样成为北京人艺的历史剧保留剧目。

他会在剧本里加入“月光像酒一样泼在地上”的意象，也会让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为百姓落泪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创作手法，让历史人物摆脱了符号化的桎梏，变得有血有肉、可感可知。曹禺戏剧文学奖评委评价道：“郭启宏的剧作，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剧的另一种可能——不是宏大叙事的堆砌，而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。”

面对赞誉，郭启宏始终保持谦逊：“是人艺的土壤，让我的剧本生了根、开了花。”

每当演出落幕，观众起立鼓掌，郭启宏总会为之动容，甚至落泪：“这不仅仅是对创作者劳动最好的回报，也洋溢着一种戏剧艺术的崇高。一个成功的剧作家，应当具有诗人的激情，小说家的睿智，散文家的词采，杂文家的机锋，还要当半个思想家、半个哲学家、半个史学家。自然，还要当半个导演、半个演员。难得哉！然而也乐在其中国。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……我一辈子把这件事干好了，就值了！”

以一颗纯粹的诗心，在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土壤里扎根，郭启宏在戏剧天地间找到了精神的栖息地。他创作的90余部带着墨香与温度的剧本，滋养着、启迪着后辈戏剧人。

(作者单位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)

本版邮箱：ysbj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周飞亚